

白阿 求身 恩夫

周方
而
復紀
著

東北書店印行

夫洛阿與恩求白

著紀方。復而周

行印店書北東

目 錄

學習白求恩（毛澤東）	一
紀念白求恩同志（朱 德）	三
諾爾曼·白求恩斷片（周而復）	六
阿洛夫醫生（方 紀）	三七
一 歡迎阿洛夫醫生	三七
二 兩種不同的醫學思想	三九
三 『動靜療法』	四三
四 在外科手術室裏	四六
五 關向應同志的病	四九
六 『病人不是醫生的試驗品』	五二
七 『一切爲了病人』	五五
八 『組織，一切在於組織！』	五九
九 『學習，學習，再學習！』	六三
十 醫務工作者的新方向	六八

學習白求恩

毛澤東

(一)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的共產黨員，五十多歲了，爲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與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不遠萬里渡過太平洋，來到中國。去年春上到延安時，他就要求去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職。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作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員每個都要學習他這種精神。列寧說：『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要擁護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無產階級要擁護同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的聯合，世界革命才能勝利』。白求恩是實踐了這一條列寧主義路線的，我們中國共產黨員也要實踐這一條路線，我們要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要同日本的、英國的、美國的、德國的、意大利的，以及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聯合起來，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我們的民族與人民，解放世界的民族與人民。這就是我們的國際主義，這就是我們用以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反對狹隘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

(二) 白求恩同志毫無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他對工作的極端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不少的人對工作不負責任，拈輕怕重，把重擔子推給人家，自己挑輕的，一事當前，先替自己打算一下，然後再替別人打算，出了一點力就覺得了不起，喜歡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對同志對人民不是滿腔熱忱，而是冷冷清清的，漠不關心，麻木不仁，這種人

其實不是共產黨員，至少不能算做一個純粹的共產黨員，對着白求恩同志應該愧死。從前線回來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個不佩服的，沒有一個不爲他的精神而感動的，晉察冀一帶的軍民，凡親身受白求恩醫生的治療及親眼看見過白求恩醫生的工作的，無不爲之感動。每個共產黨員，一定要學習白求恩同志這種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

(三) 白求恩是個醫生，他以醫療技術爲職業，精益求精，在整個八路軍的醫務系統中，他的醫術是最高明的，他五十多歲了，幹此一門並未想改換，這對於一班見異思遷的，對於一班鄙薄技術工作以爲不足道，以爲無出路的人，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訓。

(四) 我對白求恩同志只見過一面，後來他給我來過很多的信，可是我因爲忙，僅回過他一封信，還不知他收到沒有？至於他的死我是很歉仄的，現在大家紀念他，可是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變爲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這種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低級趣味的，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紀念白求恩同志

朱 德

諾爾曼·白求恩同志逝世三週年了！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的共產黨員，是有國際聲譽的醫生，是北美洲的四大名醫之一。他是用他的高明的技術服務於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事業的堅強戰士。一九三六年西班牙人民反抗德意法西斯侵略戰爭時，白求恩同志曾親赴西班牙，爲政府軍服務醫療工作，在馬德里、巴塞隆那組織了輸血運動，由於他的努力，曾經救治了數萬受傷的兵士、婦女和兒童的性命。民國二十六年，我國抗日戰爭爆發，爲了幫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受加拿大和美國共產黨的派遣，他又遠涉重洋，來到中國，自二十七年春即赴山西、河北戰地我軍中工作，領導我軍醫療工作，不幸因施行手術中毒，於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晉察冀軍區逝世。白求恩同志之死，使我們永懷無限痛惜和傷感，覺得這是我黨、我軍、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事業的一個鉅大損失！

白求恩同志是真正充滿着共產主義國際主義精神的優秀黨員，從他身上，表現了共產黨人的高尚純樸的品質。

白求恩同志是富於國際主義精神的模範。他清楚的知道，無產階級如果不能解放一切勞動人民、解放一切民族、解放全人類，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忠誠的幫助一切被壓迫人民、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自己解放的鬥爭。他曾經參加了西班牙人民反對德意法西斯侵略者和反對本國反革命軍閥的鬥

爭。又參加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他把中國人民的解放當作他自己的事業。在他致毛澤東同志的一封信中熱烈的表示：『我在此間不勝愉快，且深感我們應以英勇的中國同志們爲其美麗的國家而對野蠻搏鬥的偉大精神，來解放亞洲。』白求恩同志這種國際主義的偉大精神，每個中國共產黨員都應該學習。

白求恩同志的高尚的共產主義品質，還表現在他對工作的無限責任心，他的實際主義作風，和對同志對人民的無限熱忱。他已五十多歲了，不顧戰地各種危險和困難，親自跑到火線附近，在砲火下搶救受傷的將士，他說：『一個革命醫生坐在家裏等着病人來叩門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醫生應該跑到病人那裏去，而且愈早愈好。』甚至在意外的情形下，即使不能趕到作戰地區，至少也可以在半路上找到傷兵運回後方。他的技術高明，在我軍中爲第一位，但仍精益求精，研究在游擊戰爭環境下如何進行醫療工作。他不但以這種極端負責任的精神來執行自己的業務，並且教育了他週圍一切人，從醫生、護士到勤務、馬夫，告訴他們：『沒有那一件工作是小，沒有那一件工作是不重要的』，鼓勵他們每個人『要學習獨立工作，不要那半斤八兩的帮助。』

白求恩同志，是一個富於實際主義精神的人，他看到我軍許多醫生技術水平低，便把教育和提高醫生、護士作爲自己的職務，他自己寫課本，辦學校，走到那裏，教到那裏，沒有誇誇其談、言多於行的壞習氣。他說『空談代替不了行動，話是人們發明來描寫行動的，照它底本來的目的去用它吧。』白求恩同志的工作和著述中正充滿着這種明亮清透的實際主義的光輝。

白求恩同志對同志對人民滿腔熱忱，坦白正直。他對一切傷病員、一切同志、勞動人民，表現了他無限的忠誠熱愛和無條件的帮助他們，平等的看待他們中的任何人，體貼關心，無微不至。他也最

能坦白正直，批評他們的缺點，嚴正的指斥工作中的毛病，幫助改正。凡是受過他治療或看見過他工作的人，莫不爲之感動，至今晉察冀的軍民心中，仍懷念着白求恩這個親切的名字。

白求恩同志離開我們已經三年了，然而我們將永遠記得白求恩這個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也誠如加拿大民主書報俱樂部古柏先生來函所說：「加拿大的人民，因爲有如此偉大光榮的子孫而感覺驕傲。」世界一切反法西斯戰士，首先是我黨黨員，應當學習和發揚白求恩同志這種國際主義精神和許多優良品質，來最後戰勝法西斯主義，完成白求恩同志未了的偉大事業。

諾爾曼·白求恩斷片

周而復

——紀念他逝世五週年——

「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中國共產黨員，每個人都要學習他這種精神。」——毛澤東

一

一個外國人，拋棄他優裕的生活，越過重重的封鎖綫，深入到中國敵後戰場，穿一身八路軍的灰軍裝，胳膊上掛着『八路』的臂章，腰間繫着一條寬皮帶，腳上穿着一雙草鞋；身材魁梧，碩壯，面孔健碩，但有點清瘦，濃眉下面，深藏着一對炯灼的眼睛，那裏面飽含着無邊的慈愛，顴骨微高，寬大的嘴嘴角上。常浮着意味深長的微笑，嘴上倔起的短髭和他的頭髮，都已灰白了。是的，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了；但他的精神，却很矍鑠，像一個活潑健壯的青年，有些時候，還流露出直樸的天真。見到熟人，他就高高舉起右手：行西班牙禮。不過，也有時候，他緊緊的握着你的手，使你感到一股摯愛的熱力和交流。在西班牙的時候，大家叫他：『老少年』；中國許多醫務工作同志，帶着崇敬的感情稱呼他：『老頭子』；老百姓則親暱地叫他：『大鼻子』。這就是諾爾曼·白求恩博士。

白求恩博士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生於加拿大脫朗托，以畢生的精力，從事醫療工作有三十五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才二十五歲，就在歐洲戰場上服務。回到加拿大，不久就擔任加拿大空軍軍醫隊長。他自己患着肺病，却不斷地一方面工作，一方面鑽研，成爲肺部外科卓絕的專家。他發明了很多種手術用具，遇有肺部膿胸和生癌的病人，他能够把整個一葉肺取出來，這樣，可以挽救許多垂危的生命。他不僅在加拿大是第一等專家，即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數的人材。世界上幾個最大的醫科大學，曾相繼聘請他去講授肺部外科治療。皇家學院外科學士曾邀請他去當會員——這是一個外科醫生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榮譽。

但他並不滿足這些成就。他在摸索着爲勞苦大眾服務的道路。他終於參加了加拿大共產黨，成爲一個積極的模範的布爾塞維克，把他所有的才能獻給無產階級的先鋒隊。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德意法西斯匪徒侵犯西班牙時，他隨着加拿大的志願軍——麥克拍伯營到了西班牙，任這個營的衛生隊長。不久他，又參加了由英美加南美各民族編成的第十五縱隊。他親自上火綫去救護傷兵，甚至於他所帶的救護隊被法西斯匪徒轟炸機和機槍掃射，他仍然冒着生命的危險。去火綫挽救爲人類正義和平而戰的西班牙兄弟。他不知道疲勞，也不知道休息，忙得連家鄉來信也沒時間寫回信。在西班牙工作一年多，他同時又建立了西班牙傷兵的輸血工作，這是一件創舉——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使他對輸血法發生很大的興趣，在這方面他成了有數的高等專家。

爲了給西班牙政府軍進行醫藥募捐，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回到加拿大和美國去。三個月以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爆發了，他被請托率領一個美國加拿大醫療隊到中國來。一九三八年四月他到了延安。便急於要到戰地去工作。不久，就如願地出發了，渡黃河，過正太路封鎖綫，六月十七日到達了

還在敵人後方的晉察冀邊區。

二

晉察冀邊區，這塊日益壯大的年青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它剛誕生的時候，各方面都缺乏扶育它的人，尤其缺乏的是醫務幹部。國民黨軍隊撤退，八路軍主力奉命轉移晉東南作戰。只留下少數兵力在邊區活動，開展敵後工作。醫務工作人員只留下二十五名，而這二十五名裏有十五名是看護，當時傷兵連友軍在內，却有六百九十多名。材料藥品方面更是貧乏到可憐的程度，全邊區沒有一點施行手術時所必需的麻醉藥，所有的藥品只够用兩個月，紗布網帶是洗了又洗的用着，自己做羊腸綫，採取中藥，製成丸散膏丹來代替西藥；至於器械，——探針是用鐵絲做的，鐵片代替了鉗子，割骨和鋸樹是用了同一把鋸子，……這樣一個貧乏的地區，是多麼需要外界的援助啊。

白求恩像個救星似的降臨在這塊抗日根據地上，他帶着大批藥品，顯微鏡，愛克斯光 and 一套手術器械。……更可寶貴的，是他帶來了高妙的醫療技術，驚人的組織能力和對中國革命戰爭事業的無限的熱忱。

他被晉察冀人民和子弟兵熱烈地歡迎到軍區司令部。雖然經過兩個多月的長途行軍，他的精神却很飽滿，似乎沒有一絲疲乏，第二天就到五台縣耿鎮河北村去，這兒是軍區衛生部。等他知道後方醫院在不遠的松岩口，他帶着醫療隊和軍區給他那個翻譯，那個矮矮胖胖的曾經是阜平縣縣長董越千同志。一塊兒到了松岩口。

在第一週內，他一共檢查了五百二十多個傷員和病員，這裏面大半是平型關戰鬥下來的，有一部

份是友軍從南口受傷下來的；由於醫藥和器械的缺乏，技術的貧弱，他們已在醫院裏躺了一個悠久的時間，第二週白大夫就開始施行手術，緊接着四個星期的連續工作，一百四十七個傷病員，在行手術短時間之後，就又帶着健康的身體，走上前綫去了。

從河北村、河西村、松岩口三個後方醫院的短時期工作當中，他對這三個醫院提了許多意見。不久之後。在組織，清潔，及建立各種需要的建設上，他很高興他的意見在事實上體現出來，三個醫院都有了顯著的進步。這進步，還不能滿足他的要求，爲了提高技術和醫院設備，他親自訂了一個『五星期計劃』，工作中心是，建立模範醫院。

白大夫每天除了施行手術；處方外，一有空閒，他就指揮木匠做大腿骨折牽引架，病人木床和各種木料器具。鐵匠做妥馬氏夾板，和洋鐵盆桶；錫匠打探針，聶子鉗子，……分配裁縫做床單，褥子，枕頭。……每隔一天，在下午五點到六點，他還要給醫務人員上課，但是沒有材料，一塊黑板算是大家的課本，他在上面寫、繪，來講授。疲勞了一天之後，晚上在燈下就着手寫一本爲醫生及護士用的圖解手冊。這本小書裏面包括急救、急症、藥、解剖、初步生理學、創傷的治療、夾板的應用等章。這樣，他解決了沒有課本的困難。

將近兩個月的時間，從清早一直忙到深夜，他不願自己有一分鐘的時間閒着。九月十三號。各方面的工作都按計劃完成了。十五日，這個後來叫做國際和平醫院的模範醫院，舉行落成典禮了。

松岩口這個村落，在白大夫來了兩個多月以後，它以明快的整潔的姿態站在數千個來慶祝落成典禮的客人面前了。村裏每條路都有了他的名稱。在那新標幟出來的蔣中正路和朱德路拐角的地方。迎着大路的一座民房，就是新創立的國際和平醫院。裏面佈置了兩個傷病院子，入口處都掛着一塊樸素

潔白的橫匾一邊寫着『中山醫院』，一邊寫着『毛澤東醫院』。醫院的創始者，白求恩大夫臉上浮着興奮的微笑，招待着來賓：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將軍，邊區行政委員會宋劭文主任，群眾團體代表，老百姓，部隊的醫務工作人員、部隊、機關代表。……

上午，開幕典禮的大會在村裏戲台前的廣場上舉行了。台前掛滿了慶賀的鮮紅的旗子，來賓興奮的走上台去，講了衷心愉快的祝詞，白大夫就以主人的身份說話了：

『……運用技術，培植領袖，是達到勝利的道路。在衛生事業上運用技術，就是學習着用技術去治療我們受傷的同志，他爲我們打仗，我們爲回答他們，也必須替他們打仗，我們要打的敵人就是「死」。……因爲他們打仗，不僅爲挽救今日的中國，而且爲實現明天的偉大自由沒有階級的新中國。那個新中國，雖然他們和我們，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但是，不管他們和我們，是否能活着看到那個和平幸福的工人的共和國，主要的是，他們和我們，用今天的行動，已使那新共和國成爲可能的了，幫助了他的誕生了。但是他之能否誕生，要依靠我們今天和明天的行動，——他不是確定不移的，他不是自己會產生出來的，他必須用所有我們的血和工作去創造。……』

是的，白大夫就是新中國這嬰兒將要誕生的助產士。

會後，他笑嘻嘻地領着來賓參觀：傷員招待室，醫生辦公室，內外科室，奧爾曼氏治療室，羅氏牽引室，安馬氏夾板室，病室，——這裏面使人一進屋有一種整潔安適靜穆的感覺，屋子裏陳設着嶄新的洗臉盆架，分格的木碗櫥，裏面放着傷病員的服藥缸、飯碗、菜碗，床邊放着洋鐵痰盂，大小便器，雪白的牆上掛着病歷表，體溫表，病室規則，畫報，和綠色的政治標語『保證早日恢復健康，再上火綫殺敵人』……院子裏陳列着鮮艷的花盆，散發出淡淡的清香，經過休養員的洗澡塘不遠，快到

村邊楊樹林那兒，是休養員的娛樂場，有各種娛樂器具，樂器、乒乓球、報紙、沙盤作業……。

參觀之後，人們都圍到村北頭的廣場上去了。廣場當中放着兩個暗綠色的治療箱，手術台，器械桌，白大夫穿着手術衣，第一助手第二助手和麻醉師站在他身後。一會，從場外抬來了一個小腿骨折傷員，傷員馬上躺到手術台上，頓時打開治療箱，裏面有秩序地放着一套消毒了的手術器械，立即打開傷口，剪掉邊緣的腐皮濫肉，檢查傷口裏有無子彈，消毒、行手術、包紮、上妥馬氏夾板，——這樣一個戰地創傷初步治療表演，前後還不到二十分鐘。各軍區來觀摩的衛生部長們，暗暗射出欽佩的眼光。過去，單是動手術的準備工作，二十分鐘也還不夠啊。

接着是換藥表演。白大夫帶着換藥組走進了病房，後面跟隨着來賓們，傷員一進院，先到傷員招待室，登記，分配病房，洗澡，換衣服，到病房，換藥，一個護士解開綑帶，一護士托着農盤，他親自檢查傷口、消毒、上藥，然後另一個護士給他纏上綑帶。站在人叢當中的一個衛生部長低低對旁邊人說：

「這樣上藥，動作迅速，分工明確，消毒嚴密，真是好啊。」

國際和平醫院的成立，對醫生、看護技術上大大提高了一步，特別是對於外科敷藥和消毒方面。傷病員死亡率減少了，而出院數却增加到半倍以上。

三

九月下旬，邊區四面增兵，敵人以步、騎、砲二萬三千左右的兵力，配合空軍和機械化部隊，分十路向軍區腹地進攻了。國際和平醫院轉移山地，他離開醫院，帶着加美醫療隊到了×分區衛生部的

後方醫院。這是一個基礎薄弱的醫院。

◎ 檢查病房，白大夫看到這個醫院許多不良的現象，他帶着不滿的情緒，走進衛生部長的寢室，劈口就問：

「現在夜裏冷嗎？」

「九月天，當然冷囉，白大夫你請坐！」衛生部長遞過一杯茶來，他沒有喝茶，兩隻炯灼的眼光，質問地盯着對方，又說：

「你不蓋被子行不行？」

「自然需要被子……」

「傷病員爲甚麼沒被子？把工作人員的被子拿出來，給傷病員蓋……」
工作人員却不願意。白大夫對大家說：

「一個醫生，一個看護，一個事務員的責任是什麼呢？只有一個責任。那責任是什麼？那責任就是使你的病人快樂，幫助他恢復健康，恢復力量。你必須看到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你的兄弟，你的父親——因爲就真理說，是的，他們比兄弟父親還要親切些，——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當中，要把他放在最前頭，被子應該給他們先蓋上，你不把他看得重於自己，那麼，你就不配從事衛生事業，實在說，也簡直就不配當八路軍！……」

說完話，白大夫沒理他們，獨自走去了。他回到寢室裏，把自己那床綢被子送到病房裏，給一個重病號蓋上了。衛生部長把被子拿回給他，他却不要，衛生部長說：

「你晚上不蓋嗎？」

「我不能讓傷病員不蓋被子，而我自己蓋被子。我可以不要……」

「這怎麼行呢？傷病員的被子，今天晚上，我們一定想辦法好了。」

他的態度稍微緩和了一點了，問：

「什麼辦法？」

「我把我的被子拿出來……」

站在旁邊的醫生衛生員們，聽見部長要拿被子，都搶着說。

「我的被子也可以拿出來。……」

「我的也拿出來。……」

先前不情願拿被子的三十多個衛生工作人員，都拿出自己的被子給傷病員蓋。這時，白大夫才接受衛生部長的請求，把自己的被子拿回來，當着衛生部長醫生看護的面，他嚴厲的說：

「我以晉察冀邊區衛生顧問的資格來說，這兒的醫院是八路軍醫院當中最壞的一個，這裏面存在着很嚴重的官僚主義的作風，醫生不到病房裏去，在病房裏叫護士，要大聲叫好幾次才叫得到，對傷病員不關心。我們的臉要向傷病員，我們要了解現在的問題，少在辦公室，要多深入下層去。……」

「這些缺點我們正在努力改正。」

他看衛生部長虛心接受他的意見，心裏很高興，說完了，就把衛生部長約到自己的屋子裏來，抱歉地說：

「請你原諒我的脾氣，不過做衛生工作，不這樣嚴格認真是不行的。我們要不客氣的批評，對個人的虛榮要殘酷，不管年齡，地位，經驗如何，只要它擋着我們底路，我們就要給以打擊……。」

「我們一定照你的意見去做。」

「我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也希望你們給我批評，我將百分之百地在工作之中來改正。……」

第二天下午，在衛生部長領導之下，後方醫院的院務會議舉行了。在會上大家對過去的工作，進行了嚴格的檢討和自我批評。這會議是改良工作作風的發動機，以後，每個同志，就以新的姿態，向前進步了。

他在這兒工作了一個月，當洪子店一帶戰事激烈的時候：他到前綫去參加救護工作去了。十月二十左右，他回到軍區。看到轉移到山地來的國際和平醫院。雖在困難條件之下，仍然保持原來的面貌，他衷心愉快，到處去巡視，天真的像一個小孩子，對人說：「這是八路軍最好的醫院，但是我們不要停止到這裏就完了，我們還必須計劃，工作，使這個醫院成為全國軍隊最好的一個。」在這兒工作了一個多星期，他就又去軍區北綫的後方醫院第一所工作去了。

四

到第一所沒有三天，白大夫就接到三五九旅王震旅長自雁北打來的電報，告訴他前綫的情況。他興奮的一宿沒有睡好，拂曉便出發了。

十一月天，崇山峻嶺的雁北，更覺得嚴寒了，山嶺上披着一層絨氈似的厚雪，天空還在落着雪，黃昏，白大夫披着一身雪花。到了雁北靈邱河浙村。三五九旅後方衛生部（由於戰爭環境需要，衛生部分前方和後方兩部分）的人們在村外河灘上排着兩行，高呼着歡迎的口號。半里外白大夫就下了馬，和衛生部顧部長一塊進了村，他脫了雨衣，撲撲皮帽子上的雪花，急忙忙地問：